

# 红衣女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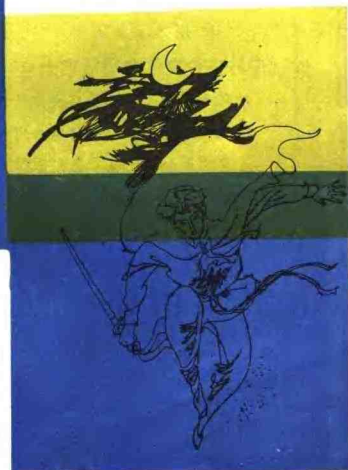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儿女英雄传》故事

文 康 原著

罗永年 节写

彼知英雄本色，遍露儿女豪情。  
两般苦况不相同，除是痴人做梦。  
儿女无非天性，英雄不外人情。  
最怜儿女英雄，才是人中龙凤。

原著节写



242.4  
84  
5

贵 州  
人 民 出 版 社

父仇，锄奸恶，解危难，成美事，集英雄气与儿女情于一身。这种理想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，因而十三妹的形象深受读者欢迎，并且经久不衰，多次被搬上戏曲舞台和电影银幕。加之小说文笔通俗流畅，没有那种妖邪神怪的渲染，更没有低级庸俗的淫词秽语，比之当时的同类作品来，确是稍胜一筹。

但是，寄理想于个别侠义英雄是不现实的。所以从全书来看，十三妹的形象常常显得性格失常，言语行动过分矫揉造作，有悖于生活的真实。同时，还需指出的是，在作者的理想中包含了许多封建的正统观念和伦理道德，尤其是贯穿全书的主线——“金玉缘”和“弓砚缘”，让张金凤与何玉凤都嫁给安骥，且和睦如姊妹，让安公子后来探花及第，位极人臣，其实质是调和矛盾，美化一夫多妻制。这是原著中的糟粕部分，为节写所不取。

本着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的原则，本书根据原作中十三妹大破能仁寺的著名故事节写而成。这是原书最精采的部分，情节惊险曲折，富有传奇神秘色彩，特别是对十三妹除暴安良的侠肝义胆，此处确实写得光彩照人，故述之以飨读者。

## 一 悦来客店

山东省茌平县城，在清代便是一座热闹的大市镇。街面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酒店、饭馆、当铺、客栈不计其数，生意颇为兴隆。正街上有一家著名的老客栈，名叫悦来店。一连十多间门面，正中店门大开。门前搭着一长溜席棚，棚下摆了方案长凳，专卖方便饭菜。

上午时分，大道上走来了几位客官，落脚到悦来老店，早早的就订了住宿处所。为首的是一位斯文俊秀的少年公子，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风尘仆仆，神情焦虑，面带忧容。他的身后，跟着两名雇来的骡夫。进得店堂，公子选了一间清静的单人房间，骡夫们拴好牲口，又把一件沉甸甸的行李抬进房间来，放在炕上。三人吃过饭食，公子拿出一封书信和两吊铜钱，交给骡夫说道：“在平城外，东南方向二十里外，有个名叫二十八棵红柳树的村庄。那庄上住着一位镖师褚一官，这封信一定要当面交给他。两吊钱就算赏你两人买鞋穿吧。这封信很重要，千万不能误事！”

两个骡夫，一个姓苟，生得傻头傻脑，只要给他几个钱，啥事都肯做。因此人家送他个外号，叫“傻狗”。另一个姓郎，刀条脸上长满了白癣痲，外号就叫“白脸狼”。两人出了店门，顺着大路往东南方向走了不远，见路旁有一座土

山，长着些高高矮矮的丛杂树木。这地方是个三岔路口。白脸狼摘下草帽扇着风，说道：“八月间了，晌午还怪热的。好个凉快地方，坐下歇歇，听我说给你一件喜事。”两人找个树荫坐下。白脸狼挑逗道：“傻狗呀，难道两吊钱你就打饱嗝了？有本事咱硬把少爷那两千五百两银子弄过来，就发大财罗！这辈子你我享受不尽。”

正说到这一句，见有人骑着一头黑驴儿从路边走过。那驴儿煞是奇特，浑身漆黑油亮，唯有四蹄毛色洁白，活象踏在雪地上一般。转眼间，骑驴人绕过土山不见了。

白脸狼等行人去远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你我的鸿运来了。咱先找个好玩的地方混半天，下午回店去就说信已送到了，姓褚的因家中有事，一时抽不出身来县城，他在家中等候咱们。如此这般把那书呆子诳上了道儿，咱不往东南奔二十八棵红柳树；从这儿往北，走去黑风岗的小路。那里路偏人稀，地势险峻。等走到岗子上头，把他往山洞里一推，送他去见阎王爷，两千多两银子就归你我两个哩！”

那傻狗本是个见钱眼开的糊涂虫，听了此话乐得心花怒放，连连点头称是。

且说在店中等候回音的那位公子，姓安，单名一个骥字。本是满族在旗人家，世代书香。父亲安水心先生，半生寒窗苦读诗书，到了五十岁才考中三甲进士。只因为人生性清高，原本想在翰林院做个官儿，潜心研究学问，最害怕外放去做县官。为什么呢？只因安老先生阅尽世态，深知官场的腐败。若拿出天良来做官，得了百姓的心，必不能合上司的意。若昧了良心做贪官，又于心不安，过意不去。谁知事有凑巧，遇上这年淮河决口，要选拔知县十二员，到河工听

候委用。安水心在被选之列。

到治河工段当差，是出名的肥缺。虚报工段，冒领钱粮，中饱私囊，是公开的秘密。君命难违，安老爷只得离了京师，带了夫人前往淮安赴任。一日，巡检报称辖区内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大水冲刷，土岸塌陷，请求兴修。安老爷立即亲自带人到工地察看，见土木损失无多，不过十来丈工程，大约百十两银子便可修复。回衙来便吩咐在岁修银两项下动支赶办。次日师爷送进计划书来，却将那工段的尺寸、购料的堆垛、钱粮的数量空着不填。旁边贴着个小小红签儿，上写“请内批”。安老爷不明白，亲自去问。那师爷笑笑，说：“规矩是这等的。须东家先定个数目，晚生才好照数核算工料。如若据实上报，万万行不得。”安老爷问他是何缘故？师爷道：“即如东家，老远从京里来做官，盘费日用不可少。衙役听差，三班六房，都指望河上开个口子弄些工程吃饭。还有京中当道大老、本省层层上司，免不了要应酬孝敬。再加上府里、道里、委员勘工、收尾验工，哪一项不花用费？东家您是高明不过的。”安老爷听罢，只有苦笑，说道：“据先生讲来，各种外费是难免的了。至于我这一层，断乎不必！”师爷见话不投机，不敢再讲，含含糊糊核了三百两银子上报。这样的事多了，衙门上下不说老爷清廉，都埋怨他呆气，断了大家财路。他又不善巴结上司、送礼托情。众人皆醉，不容一人独醒。不到一年工夫，就被顶头上司河台大人找个借口参奏一本，着摘去顶戴，下在狱里候审，并限期带罪赔钱补修堤段，至少需得五千两银子方能了事结案。公子安骥在京都老家闭门读书，得到这个坏消息，只急得心内如焚。想方设法抵押家产田地，凑了两千多两银子，带了

一名老仆人，披星戴月赶往淮安营救父亲。谁知行至途中，老仆人突患急症，卧病在旅店起不了床。万般无奈，老仆人想起了一位亲戚——当镖师的褚一官就住在前一站在平县的乡下，便写信一封，拜托褚镖师辛苦一趟，沿途护送。老仆人暂留客店将息治病……

安公子平素在家，起居有人照料。此番事出不得已，身带重金一人远行，实在提心吊胆，六神无主。一到在平县城，早早投了悦来老店，打发骡夫去二十八棵红柳树送信。自己一人呆坐房内，一步也不敢乱走动，静等回音。那悦来店内十分杂乱，三教九流，龙蛇混杂，南腔北调，呼么喝六。满院子卖吃食的、递水烟的、唱小曲的，四处乱窜。竟有两个大丫头，抱着一面琵琶径直走进房来，不容分说坐下就弹唱起来。不管爱听不爱听，赖着非唱不可。公子说：“不听！”那丫头说：“不听？不听也给钱哪！”公子只望她们快些出去，取了几十小钱打发走了事。

此时安公子心慌意乱，眼巴巴盼望两个骡夫早些请了褚一官来，好有个倚靠。越急时间过得越慢，没办法便蜷腿坐到炕上，闭上双眼，把念过的诗书文章一篇接着一篇背诵起来。

也不知背了多久，忽听得外面一阵牲口蹄儿响。安公子以为是骡夫回来了，一骨碌下了炕，跑出房门来看。

## 二 邂逅奇女

从店门走进来的，并不是骡夫。却见一人骑着匹乌云盖雪的小黑驴儿，到院当中弃镫离鞍下得地来。公子留神细看，原来是一位艳丽绝色的妙龄女子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她那一身穿着打扮太不相配，极其粗陋。身穿一件搭脚面长的青布衫



儿；袖子不卷，盖过了两只手。头上低低包了一块青色绉帕，一直盖住了后脑儿，好像是故意掩饰自己的美丽一般。这当儿有跑堂的过来招呼，把女客人安置进了公子正对门的那个房间，送来脸水、茶壶。年轻女子老练地吩咐道：“把茶留下，别的不用。我不叫你，可不必来。”

女子进了房间，将门上的布帘儿高高的卷起来，端了一把木椅放在当中，就在椅儿上坐定。她不言不语，一双俊美的杏子眼儿直向安公子这屋里瞅着。公子被她看得心神不安，起了疑团：这年轻姑娘好奇怪？出门单人独骑，没个男子伴送；也没见带行李，呆呆的总朝自己这边打量，究竟是何原故？不由想起了老仆人的叮嘱告诫，而今世风日下，盗贼丛生，明劫暗偷，心中好害怕。莫非她是替强盗作眼线，窥探我的银子？本想把门关上，可惜那门的插关儿坏了，门关不牢。左思右想，正无计可施，猛然抬头看见院子里放着一个大石头。行，用它来顶住门最是牢固。万一褚一官今日来不了，夜间也可放心。想好主意便叫来跑堂的道：“烦你叫几个人，把这块大石头给我搬进屋里，多给酒钱。”跑堂的听说有钱，搁下手中水壶，立马叫来两名身粗力壮的更夫。那两人先使脚踹了踹，大石纹丝不动。便又去取了镢头、木杠、棕绳来，脱外衣绾辫子，磨拳擦掌才要动手。对门那位姑娘款款走过来了，笑着问道：“弄这么一块石头，何至于闹得马仰人翻呢？”更夫瞄她一眼冷笑道：“这家伙，至少两百四五十斤重，不是闹着玩的！”那女子把石头看了看，见有两尺多高，直径约一尺，原是一个碾粮食的碌碡。上面靠边还有一个凿通了的关眼儿，想是为拴牲口、插晾衣竿用的。大石头的下半截还埋在地下。她向更夫说了一



声：“闪开！”躬下腰去，用双手靠定石头只一摇，那周围的泥土就拱了起来。再一摇，轻轻就势一撂，把那石头撂躺倒了。一时间看的众人齐声喝彩。两个更夫惊得目瞪口呆，暗暗叫了一声：“我的天？”最难受的要算安公子。这当儿要说不用这块石头了，断无此理，只急得他有苦说不出，在院里团团转。

且说那女子，又伸手指头进去勾住关眼儿，往上只一悠，就把那石碌碡单手提了起来，满面笑容地问道：“尊客，这石头放在哪里？”安公子羞得面红过耳，埋着脸儿答道：“有劳，就放在屋里吧！”

女子听了，一手提着石头跨进房去，轻轻放在了墙根之下。面不红，气不喘，一回身径自往靠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。

安公子心里好着急。本为防她进来才搬石头，不想因搬石头她倒进来了。这可怎么好？正为难间，那姑娘反客为主，让着说：“尊客，请里边坐吧！”公子再没法子了，硬着头皮进了屋，忍着羞恭恭敬敬作个揖，算是致谢。又取出两吊铜钱放在桌上，嗫嚅说：“本人有言在先，搬进石头来送两吊谢仪。”那女子忍住笑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转手将两吊钱分赏给跑堂的和两个更夫。

那女子见安骥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便招呼道：“尊客，请坐下，我有话请教。敢问尊姓大名，仙乡哪里？看你不象买卖经商之人，为什么一人孤身远行呢？”

安骥刚要回答，猛想起书本上的一句古训：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这一来答的话里就虚虚实实，破绽百出了。姓名倒是如实相告，地点却变了个方向，只说家住

保定府，此去河南想寻个馆地教书谋生。本来有个伙伴同行，因事耽搁留在后面一步，大约早晚就会赶到的。姑娘听了不置可否，淡淡一笑又问道：“还要请教，搬进块石头来，你要它何用？”这一句端端正正打在安公子的心病上，支吾半晌竟答不出话来。

女子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人也枉读诗书，太不识好歹了。我今不避嫌疑再三相问，自然有个原故。你却一味吞吞吐吐，把我当成何等样人看待呢？”安骥从小到而今十多年，除了领受父母的教训，哪曾受过这等大马金刀的指责呢？无奈实在胆怯心虚，只得陪了笑脸儿说道：“我安骥从不会说谎话，更不敢轻慢人。请姑娘万勿多心！”那姑娘偏是不肯放松，句句紧追不舍，说道：“轻慢不轻慢倒也不在乎，我这个人生来爱管闲事，你若说没撒谎，等我一件一件给你点破。第一，你口称保定府人氏，说话腔调分明是京都口音。其次，若说要往河南去，早两月就该分道；如今走的是山东大路，奔淮安一带还说得过去。第三，又说为了觅求衣食，千里迢迢去找馆地教书。看你斯文滔滔的样子，颇象一位教书先生，你可曾想想，世上哪有行装里带着二千五百两银子，还老远的去当教书匠呢？”

安公子听到这里，不由打了个寒噤，更是坐立不安。那姑娘并未就此罢休，复又一笑，说：“有个伙伴在后面，这是句实话；可惜那老伙伴患了重病，一时不能全好，躺在店里不能跟来了。你想，你所说的能算是老实话吗？”

一席话把个安骥吓得脸色大变，哑口无言。心里暗暗叫苦：天哪，我的来龙去脉她一清二楚。看来我遇上大强盗了，她一直就在盯梢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！

只听那女子又说道：“再讲这块石头吧，说来实在可笑可怜，尤其令人可恼。纵然有铜墙铁壁，也只挡君子，难挡盗贼。你分明误会了我的来意，自作聪明胡思乱想。我方才略施小技轻轻给你提进来，想打破你的疑团。怎么你益发左遮右掩起来？尊客，你不但辜负我一片热心肠，只怕你还要前程自误，后悔莫及啊！”

安骥来回一想，她说确有道理。自己的行踪她已瞭如指掌，连银子数目都一清二楚，还有什么能瞒得住呢？事到临头，怕也无用，只好实说了吧……

那女子静静地听完安骥的家庭变故，竟触动了自己的隐痛，不由勾起了满腔的同情。叹口气缓缓说道：“原来是一位孝子。你的处境我已明白，自然不会恼你的了。只是你要请的那位褚一官，肯定是不来的，你也不必呆等。我既然过问了这件事，定要一管到底，全力相助，保你个人财无损，父子团圆。眼前我还要去办一点紧要事，回来再与你细说原委。我早则三更，迟则五鼓，必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两个骡夫转来无论怎样回话，你定要等我回来见过面后再动身起程。你须步步留神，千记！千记！”说毕，出门骑上她的那匹黑毛驴儿，径直出了客店匆匆走了。

悦来客店的店主是个老滑头。见那女客人功夫惊人，行踪诡秘，恐怕生出事来连累店家，便搭讪着过来挑弄安公子道：“客官，方才走的那女子是一路来的么？”公子答道：“不，我连她的姓名、住址都不知道。”店主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据我看，那娘儿们行迹可疑。又道是人心难测，我你都得小心着点儿。你也别老老实实呆等她三更半夜转来了，趁天色还早，赶快躲了她。我这是为你好啊！”

正说话之时，两名送信的骡夫回来了。一听店主的话，正中下怀，都一齐撺掇着快走。白脸狼说：“好不容易找着了那位褚爷，他家中有点急事走不开，请公子亲自去到他家，歇息一天再护送南下。他今日在二十八棵红柳树恭候。”

安骥心中固是不情愿，却经不住骡夫和店主七嘴八舌。没办法只好听凭骡夫收拾行李，跟着骑上牲口，顺着官道赶路去了。

### 三 能 仁 古 刹

出城不远就是三岔路口。一座小土山把路分成两支，往南的大路通往二十八棵红柳树，朝北就走黑风岗。安公子不认路径，听任骡夫引着往北而行。走了一程，那道路渐渐变得狭小崎岖，只见乱石荒草，不见村落人烟。一轮秋阳冉冉西沉，远山近树黯然失色，大地越更显得荒凉阴森，公子心中不免害怕起来。

白脸狼向傻狗使个眼色，猛加一鞭，胯下那匹骡子伸长了脖子，领先使劲向坡上奔去。二人本想上到黑风岗顶上便下毒手，不料才跑一箭多远，骡子的蹄声和铜铃声惊动了一棵老树上做窝的猫头鹰。那鸟只道有人来掏窝里的小崽，竟不顾命地猛冲出来，翅膀直扫在头匹骡子的眼睛上。那骡子冷不防挨了一下，又痛又惊，猛地一跳，把背上坐的白脸狼掀下地来，转身顺着山脚小路跑了下去。骡子是恋群的，一匹跑，那三匹也跟着跑。白脸狼一骨碌爬起来就追，一直追到一座大寺院前，骡子才停住脚。

安公子在骡背上定了定神，抬头只见面前好一座大庙

宇。只是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。山门之上“能仁古刹”四个大字，还依稀看得出来。正门和左右两道角门都紧紧关着。墙上挂着一块木牌，上写“本店安寓过往行客”。隔墙一望，里面塔影冲霄，松声满耳，香烟冷落，殿宇荒凉。庙外大树上吊着一口钟，树下摆着一桌一凳，坐了个老和尚在那儿卖茶水化缘。

安骥下了牲口向老和尚问道：“这里到二十八棵红柳树还有多远？”和尚说：“走二十八棵红柳树怎的走这条路来了？你们早该从三岔口往南去，这下可绕远了。”

白脸狼气喘吁吁赶来了，大声说：“没关系。咱们再回到岗子上去，下坡就快到了。”老和尚连忙站起身来挽留：“啊哟，那可不行。最近山里出了老虎，已伤害了两条人命。这般时候过黑风岗太危险了！往前走再没饭店人家，不如就在庙内住下，明晨早起再走。”说着，拿起锤子把挂钟敲了三响。就听左边门哗啦一响，走出两个和尚来——一个身材又高又瘦；另一个原本是秃子，将就材料当了和尚。一齐上前说道：“庙里房间干净，茶饭现成，住一宿随施主布施，不争你的银钱多少。”不等答应，就先把那匹驮行李的骡子拉进门去。

白脸狼害怕争执起来误了大事，又见天色真的不早，索性今晚便在庙里住下。等明日早走，依旧再上黑风岗如法炮制，也不怕他飞上天去。于是赶着骡子跟进了庙门。两个和尚十分殷勤，帮着接那行李驮子，手上觉得斤两沉重。瘦高和尚向秃子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你告诉当家的一声，出来招呼客呀。”

秃子会意，应声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从后面走出一个胖

大和尚来。浓眉大眼，赤红脸，洒糟鼻，脖子上还带着两三道血口子，看样子象是抓伤的一般。他走到跟前打着问讯，说道：“施主辛苦了，请到后面禅堂里安歇吧。那里干净严紧些。”

公子一面答礼，一面同和尚来到后院。果然房屋整齐，桌椅脸盆俱全。骡夫自有下面和尚安置食宿。安公子在堂屋正面坐下。接着有两个和尚把行李等物件送了进来，堆在西屋坑上。此时已是月上东山，照得院子如同白昼。胖和尚高声叫道：“三儿，点灯来！”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点了两支蜡烛来，又去倒茶打洗脸水。见他们如此热情，安骥心中十分过意不去。

一时茶罢，紧接着端上酒菜来。四碟两碗，无非豆腐、面筋、青菜之类。胖和尚提起酒壶满满斟上一盅送过去，说：“庙里是个苦地方，没甚好吃的。就是一盅素酒，请公子赏脸。”公子连忙起身致谢：“大师傅，不敢当。”端起盅子虚举一举，就放下了。和尚连敬两次，公子总不沾唇，便执意劝道：“酒这东西冬天挡寒，夏天熬水，走了长路还可以解乏。定请喝这一盅，决不再让。”那和尚递酒过来，公子慌忙用手推谢，说：“我是天性不会饮酒，抵死不敢从命！”谁知这一推让那手便不曾接住，酒盅儿“咣啷”一声掉在地下，砸了个粉碎。杯中之酒泼了一地，忽然间“唵”的一声，冒起一股火来。

那胖和尚顿时翻转脸皮吼道：“呸！我将酒敬你，怎的你酒也泼了？盅子也摔了？你这人好不识抬举！”说着，伸过手来把公子的手腕抓住，往后一拧，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，拿出绳索结结实实捆在厅柱之上。安公子战战兢兢哀求

道：“大师傅不要动怒，看在菩萨分上，怜我无知，放下我来，我喝酒就是了！”

那和尚任他怎样哀求，总不理睬。怒冲冲走进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，大声叫道：“三儿，拿家伙来！”只见那小和尚连声答应“来了”，双手端来一个红铜盆儿，里面盛着半盆凉水，盆边搁了一把尺来长的牛耳尖刀。公骥一见，只觉得顶门上轰的一声，魂飞天外，颤着声儿哀叫：“大师傅，可怜你杀我一个，便是害我全家呀！”

那凶僧圆睁怪眼，盯着公子道：“呸，小子听着！实话告诉你，我也不是什么大和尚，老爷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有名的黑风大王便是。因见这座能仁寺正对黑风岗顶峰，有些风水，故在此地出家，作这桩慈悲勾当。杀过的人也不记得有多少了。今儿老爷家里有一点摘不开的家务，不曾出去寻买卖；是你自己肥猪拱门，<sup>①</sup>怪有孝心。所以先想送你一杯药酒喝，给你留个囫圇尸首，糊里糊涂的死了完事。可你的鼻子儿尖，眼睛儿亮，抵死不肯喝。如今我也不要你喝了，且剖开肚子，看看你的心里有几个窟窿儿！”说着，两手撕开公子的衣衫，露出个白嫩嫩的胸脯儿来。从铜盆边抄起牛耳尖刀，对准心窝儿就要刺下去。可怜安骥此时早已魄散魂飞，昏了过去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有一道白光闪烁从半空飞了来。那胖和尚原本是个江湖大盗，颇有“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”的本事，早已觉出个兆头，知有暗器。他立即把手中刀子往后一缩，待要躲闪，怎奈右边有窗户，左边又站着一个三儿端着凉水，无处可躲。情急之中只好把身子倏地一蹲，想躲过暗器。哪知白光来得更快，一粒铁弹子“噗”地

正着在左眼珠上，那东西力犹未尽，一直的嵌进脑瓜骨里去才停住了。胖和尚虽是凶横无比，此时也痛得他“哎哟”一声往后便倒，手中的牛耳尖刀撒手落地。端着铜盆的三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又是一粒铁弹子凌空飞来。这一下端端打进左耳朵眼，穿头而过从右耳钻了出来。三儿只叫得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也倒在那里了。铜盆子脱手哐唧唧一阵乱响滚下了台阶，凉水泼了一地。

安骥被这响声震得苏醒过来。他原以为自己必死在和尚之手，睁眼一看，却见两个和尚满脸流血死在地上。正惊疑间，又见半空里有一片红光，唰的一声飞降到了面前，有如一朵彩霞。事情来得那么意外、突然，安公子觉得仿佛在做梦！

#### 四 红·衣·女·侠

安骥定了定神，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位年轻女子：浑身红绸衣裤，连头上也包着一块大红绉绸，额前扎了一个蝴蝶结儿，左肩挂着一张弹弓，身后斜背着一个黄布包袱。她一语不发，起脚将两具尸首踢到一边。又捡起那把牛耳尖刀，将捆住安公子的绳索一一挑断，口里这才清楚地吐出一个字：“走！”

安公子绳索虽已解脱，怎奈浑身麻木，手脚酸痛，非但走不动，连站也站不稳，身子一歪顺着柱子直往下溜，瘫在地上起不来。红衣女子皱着眉头，本想伸手扶他，可她曾读过诗书，记得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古训。在这荒郊古刹，实在找不到别的人来帮忙，只好取下肩上那张弹弓，让安骥拉着另一头，象钓鱼儿一般将他拉了起来。安公子扶定那弓面



子，跟了女子一步步踱进了房内。还不曾走到炕边，又双膝跪倒说道：“不敢动问：你可是这庙里的菩萨，解救我这场大劫大难？”

红衣女子听了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人真糊涂。先前在悦来客店，还对面坐着谈了很多话，怎的就闹起什么神灵菩萨来呢！”

安公子留神细看，可不就是在店里遇见过的那位么！虽然装束改换，面貌还是那么俊丽动人，英气飒爽。连忙又行礼拜谢：“都怪我眼拙，也确是吓昏了。万想不到姑娘你会深夜赶来相救，真是我的重生父母……”那女子并未介意他言语高低，只忙着把弹弓挂上北墙，从背上取下黄布包袱放在炕上。随后从短袄底下抄出一把削铁无声的雁翎倭刀，映着冷月寒光熠熠。安骥打了个寒噤，问道“和尚已除掉，姑娘还取宝刀何用？”女子答道：“现在还不是讲话的时候。你只管坐在这炕上面，给我好好守住这个黄布包袱。一会儿院子里定有一场热闹。你要想看，从窗户上通个小洞瞧瞧使得，但绝不可弄出声音。不然弄得我两头分心，照顾不过来，你可没有两条命啦！千记！”

说完话，一口吹灭了蜡烛，随手掩上房门。公子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凶险，又不敢多嘴再问。爬上炕去试试那个包袱，觉得十分沉重，没能挪动。只好老老实实遵照吩咐，死死地守着它。

过了约莫半碗茶工夫，远远的有两个人从墙外走来，嘴里唱唱咧咧地哼着下流小曲儿。一个高瘦个儿，一个矮胖秃子。见屋里熄了灯火，好奇怪，一个问道：“咦，师傅这么早就睡觉了？”另一个答声说：“说不定那姑娘听了劝，好